

五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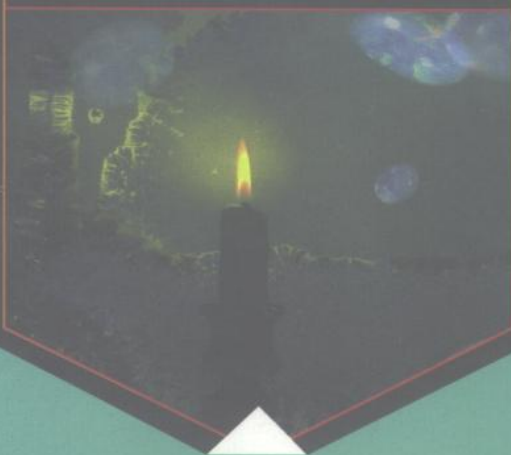
散文随笔丛书

梦

和

泪

舒乙著



作家出版社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梦
和
泪

舒乙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和泪/舒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五味子散文随笔丛书)

ISBN 7-5063-1375-8

I. 梦… II. 舒…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37 号

梦和泪

作者: 舒 乙

责任编辑: 侯秀芬

装帧设计: 毛 雨

责任校对: 杨 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9 千

印张: 9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75-8/I·1363

定价: 1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1. 序
3. 谢吾师
6. 老师齐申柯
10. 梦和泪
18. 都市精灵
22. 在改良中过年
23. 大写的人
26. 连接北海和新加坡的脐带
32. 珍珠向你招手
35. 北京人盼着刮风
37. 夜卧新制作座
41. 没有消失的记忆
45. 让鸽子成为北京的一景
48. 最伟大的龙套
——追思风子
52. 向您九鞠躬,曹禺先生
55. 一个大手笔
57. 真实的姬百合
62. 又见一座北京古桥
65. 评判琐记
71. 开眼归来
74. 萧乾 文洁若捐献《尤利西斯》译稿
79. 杨沫的遗嘱
82. 诗人的匕首和子弹
——王统照自印译诗集《题石集》
85. 巴金的三件大事



梦

和

泪

92. 巴金创作生平七十年

94. 茅盾不朽

96. 茅盾先生的“批注”

99. 百年辉煌

——茅盾百年诞辰纪念记盛

102. 一座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富矿

——中国现代文学馆巡礼

111. 萧红的另一半骨灰何在

114. 为许地山先生上坟

117. 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122. 老舍教子八章

127. 老舍住过的地方

144. 老舍先生和天津地名

147. 五把钥匙

150. “还会飞回来”

153. 下一个大件就是汽车

155. 上电影院去！

158. 谈旅游取向

160. 美是要经过选择的

——说说一些花会节目

163. 宝物归位

——发起一场圆明园失散物回老家运动

166. 国歌既要奏又要唱

169. 如此发展 是喜？是忧？

173. 何时再现师范辉煌

176. 走进图书馆

目次

179. 重新拥抱生活
182. 完善自我之路
184. 吃在食之外
187. 贵在有空儿
190. 学学前辈杂志
193. 如此大模大样的盗版
196. 切不可强用名人之名
——从所谓“老舍茶馆”说起
200. 谢谢不肯下跪的青年人和他的老爸
204. 喝豆浆看心态
207. 卡拉 OK, 品味也要 OK
210. 过去, 也有可爱之处
——挖掘、保护和发扬北京文化中的环保因素
218. 精神文明建设要落在实处
223. 北京文化也学学上海
227. 请手下留情
229. 重彩描绘北京的文化布局
233. 防微杜渐 防患未然
238. 大爷? 大爷?
240. 我怎样写《父子情》
244. 义无反顾的青春足迹
——北京音乐台“青春足迹”主体征文评语
246. 编《抗战纪事》有感
249. 王金泰和他的《古诗童趣图》序
252. 杨海山、冯其利的《沙济富察氏宗谱补》序
254. 书话新编



梦

和

海

257. 书信的魅力

260. 傅书宁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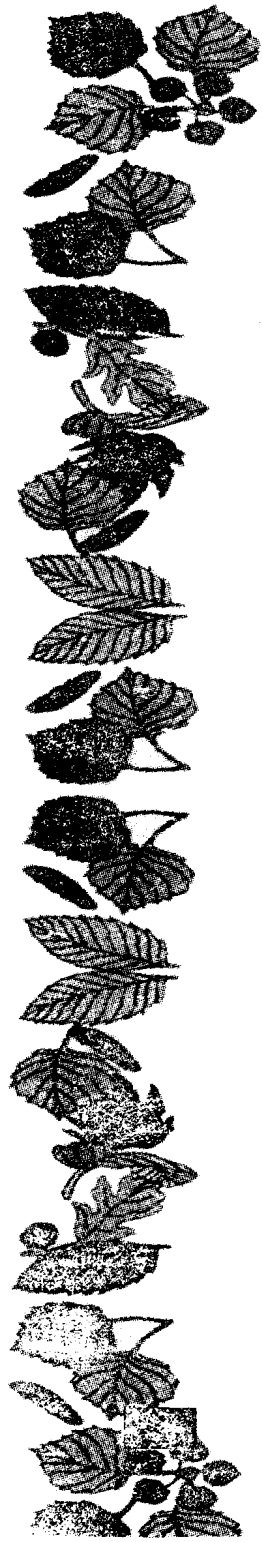
263. 文化巨人的优势和风采

266. 一部别致的文学史

270. 出版复刻本

272. 我的风筝

274. 书香缘



序

山东有一个青州，青州有一个叫山旺的小地方，山旺有一个大的化石聚集地。在 1.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然压着 600 多种生物化石，大的有 3 米多长，是犀牛，小的似米粒，是蚂蚁，还有更小的，要用放大镜看，诸如孢子、花粉。总之，上至飞鸟，下到游鱼，包括象、鹿、蜻蜓、螳螂，各种各样的植物，应有尽有，组成一个整个的世界，化石的世界，堪称世界一绝。这些化石的年龄已有 1800 万年。自 30 年代发现以来，世界上只有德国的一个地方有类似的奇观，可以和它媲美。山旺化石聚集地已被我国政府确定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不准任意挖掘，而且为它在青州城内办了一座精彩绝伦的化石博物馆。

看着那蜻蜓、那蚂蚁、那螳螂，除了惊叹它们的完整精美之外，一个突出的感觉，便是它们是天大的幸运儿。1800 万年，大千世界里，它们的同类，能留传下的，变成不朽的，能展示给后代看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大概也就是这几只吧，绝无仅有，多幸运啊。它们是用自己身躯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了长久的留存。

可见，能“留存”下来也是不易的，可谓大不易。

我的这本小书，也算是一种形式的留存，何尝不是一个化石小蚂蚁的同类。它小，小得不得了；可是，倘若能印刷出来，说不定，还能在某一段时间里留下来。不也是一桩幸运的事吗？

小书中收的全是我 1995—1996 年两年所写的文章，是我这两年的所见、所为、所思。

从内容上分，大体包括四部分：一类是散文，有记事的，有记人的，有游记，有回忆，均是写实的和抒情的；另一类是和现代文学有关的叙事文，史料性比较强，文笔力求不呆板，尽量跳荡活泼；第三类是议论性的随笔，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自知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但投入、真诚和坦率却不缺乏，也许仅仅能表明“我爱我们的国呀”这样一种心态；再一类是我替别人写的序言，杂乱无章，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深刻说不上，却都是一看了作品之后的有感而发，不至于说空话。

总之，它们是我两年走下来的脚印。如果能留下来，它们便是那化石上小蚂蚁，我的小蚂蚁。

细小，然而，清晰、真实。



谢 吾 师

一生中教过我的老师总有上百位，但有一位，他并不会说话，他是一个长在树上的小树叶，却使我难忘，我尊他为我老师。

他曾伴我走过最艰难的日子，给我安慰、给我勇气。直到今天，一闭眼，他便回到我的眼前，真真的。他仍在树梢上迎着寒风飞舞，表现了顽强的生命活力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我住的“牛棚”是两间大教室，外间住着看守我的人，总有五六位之多，里间就我一人。住进来之后，他们便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回家，不准自由走动，完全隔离，写信要经过审查，去食堂吃饭时不得和任何人说话。每日三餐是放风时间，我在前面走，后面五六个人跟着，浩浩荡荡，面孔非常严肃。

审查并不天天进行，甚至根本就没有几次像样的审问。隔离本身仿佛便是目的。

越是没有变着花样的折腾，日子越是难以打发，孤独就成了最难受的事。孤独窒息了我，几乎把我掐死。



窗外有一棵大树，是加拿大杨树，长得很茁壮，树冠蹿得比楼顶还高。我住进去的时候，是夏天。满树的绿叶油亮油亮的，迎着微风舞动，因为叶柄长，摆动幅度很大，显得非常活泼。

我常常呆坐在窗前，瞧这棵大树，看树叶翻腾飞舞。树叶们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不说话的而充满了生机的朋友。

我一看就是一天。

迎来了秋天，又送走了秋天。西伯利亚寒流既冻坏了绝大部分树叶，又刮走了绝大部分树叶，大树上差不多只剩下光光的枝桠。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眼前，连叶柄在狂风中由树枝上脱离的一刹那我都看得清楚。朋友们随风而去，我感到凄凉，心中冷冷的，虽然窗户的高度增加了，大树的枝干也清晰了，但一切都显得那么大而无当，单调枯燥和万分失落。

最后，全树只剩下一枚大叶子始终没有被风卷走，特别神奇。风大时，他大幅度摇摆，拼命飞舞，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撕扯，却坚持在那里。于是，每天醒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这枚孤军奋战的叶子还在不在树上。

他在树上足足比别的树叶多呆了十天，多么困难的十天，多么难忘的十天，多么伟大的十天。

在这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观察他，为他揪心，为他害怕，为他担忧，同时也为他骄傲，打心眼儿里敬佩他，把他当作最贴心的知己。他的状态有点儿和我相似，但他的处境比我更加险恶，比我更加孤单，他却像一面小旗，高高飘扬，挺得住，站得稳，生得牢，成为我的无言的榜样，伴我走出困境。

外部的世界很热闹，五彩缤纷，令人头晕目眩，无所适从；而我却坐在封闭的禁室内，面对一枚小小的树叶，授着一堂生命的课。树叶是我的老师，我是树叶的学生。随着树叶的

每一次翻飞，我的思绪渐入正轨，完全镇定下来，像一只蜕壳的蝉，体验到一种心灵的新生。

我终于能把逆境当成一种锻炼自己身心的机会；我终于能把度日如年的日子尽我所能安排得满是节目，宛如给自己开办一所单人补习学校；我终于能修得一付心安理得、遇事不惊、吃得下睡得着的坦然心态；我终于能把只说真话不讲假话的原则坚持到底；我终于能把宽厚待人、善待他人，包括善待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当作自己的处世信条；我终于发现自己变得更爱我的长辈、妻子、孩子、朋友，变得更加热爱这个多事的世界。

所有这些变化只因我接受了那枚不会说话的挺立到最后的小叶子的启示。

多年以后，我又回到那棵大树的所在地，可惜，大树已被伐掉。

那枚孤单而可敬的叶子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一闭眼，它便来到我的眼前，真真的，在狂风中上下翻腾，一点也不服输。

可爱的小叶子，我的老师，我谢你！

（原载 1995 年 10 月 1 日《中国文化报》）



老师齐申柯

俄国有机化学界有两个齐申柯，是父子兵，都很有成就，我有幸受教于小齐申柯，而且在他身旁工作过一段时间，深受其海。

我受教于小齐申柯时，他大概有五十多岁，已经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林业化学专家了。

齐申柯的脸很别致，非常像叶浅予先生 30 年代画的王先生，呈倒三角形，是个长长的倒三角，而且还上突下翘中凹，是个“窝瓜脸儿”，最凹处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他的头发稀少，谢顶，便把左耳朵上边的仅有的的一点头发蓄得长长的，稀稀地梳过头顶，一直梳到右耳朵边，若有若无地浮摆在头顶。

齐申柯教授平时极严肃，很少有笑脸，也不具幽默感，绝对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古板长者。他始终独身。他对女性似乎很有戒心，不喜欢和她们交往，就连考试的时候，都不愿意跟女生多说两句。我们那时考试是口试制，教授随机发问，学生临场对答。教授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判分。轮到女生考试时，尤其碰到涂了红嘴唇和红指甲的女生上场，齐申柯教授往往问也不问，直接在记分本上写个“及格”，打发了事。女学生们纷纷“栽”在老夫子手里，自认倒霉，毫无办法。

听齐申柯教授讲课绝对是一种享受。他常常讲许多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给学生们听。正因为如此，上他的课必须堂堂不落，一堂不能丢，丢了就损失很大而且无法弥补。

齐申柯教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是在从事科学研究。他有几间实验室，他自己课前课后总是在实验室亲自动手作研究。他在实验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地工作，即便是节假日，他的助手们和学生们，主要是博士生和硕士生们，也在工作，偶尔也有我这样的大学生前来帮忙，作些简单的辅助工作，诸如原料提纯什么的。齐申柯的实验室是出成果极为丰硕的实验室。他的科学试验工作为他的教学提供了充足的教材，成了他的活教材，讲起来生动活泼，特别新鲜。两节课讲下来，听者受益无穷，往往有胜读十年书的豁然开朗的感觉。

齐申柯的手很巧，手指短短的、粗粗的，上面留着化学试剂腐蚀的斑痕，极像一双体力劳动者的糙手，可是，多复杂的室内实验装置经他的手一摆布就都又漂亮又实用，精度还挺高。我平生见过的最复杂的试验装置都是在齐申柯教授的实验室里见到的，真使我大开眼界。它们告诉我：世上许多宝贵的东西原来都是一批杰出人物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它们的诞生地竟是一堆神奇的小瓶瓶小罐罐。

每当齐申柯在学校里作学术报告的时候，听众，当然都是科学工作者，总是拥挤不动，提问也踊跃。我挤在其间，身临其境，总被齐申柯的学问之精深，深深地折服。他讲演和对我们平常讲课差不多是一个风格，深入浅出，由最平常最基础的知识入手，步步深入，旁征博引，极富逻辑性，有很大的自信，自然，也有很大的说服力。齐申柯成了我们大家的骄傲，是我们林业化学界公认的“大蔓”。

他没有硕士的头衔，也没有博士的头衔，这在教授中是极

为罕见的现象。他可是许多国内外博士的导师。他的教授头衔是国家任命的。假若教授头衔也需要申请和答辩，大概，齐申柯连教授也不是，对名誉他全然无兴趣，不论怎么劝都不成。

齐申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好酒；抽烟，但不厉害。领了薪水放在实验室的抽屉里，谁用都成，他用得最少。他有一辆不豪华的小车，自己开。假日里，偶尔去钓钓鱼。

这么一个功勋卓著又淡泊名利，不招人不惹事的人，死得却很惨，超乎所有人的意外。

我离开母校二十多年后，我的另一位恩师来华教学，我才知道了这个悲剧。

8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联政府当局执行了一项很厉害的措施，就是禁酒，用意是想根除酗酒这个民族恶习。每天都有大批的专业巡逻队出巡，碰见倒卧的醉汉就强行关进醒酒所。待酒醒后，作过检讨才能出去。醉汉如果是领导干部，则要罢官。

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年迈的齐申柯一个人钓鱼归来，穿着长筒雨靴，披着雨衣，累了一天，走路不免有些摇晃，鼻子也冻得通红。他遇见了醒酒队。醒酒队误把他当成了酒鬼，不分青红皂白，拉上了车运回醒酒所，立即投入又冷又小的单独隔离间。齐申柯一路大声争辩，毫无用处。他在小屋里面大吵大闹，竟没有人来看他一眼。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第二天，打开门，发现他已死去。饥寒交迫，人格备受屈辱，加上高度的愤怒，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好心的代价大到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极限，终于引来一场大悲剧。

人们的怨恨和惋惜可想而知。



一位大师就这么悲惨而意外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实验室，此时，他的实验室已经发展成国家级的专业实验基地，里面有许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精良的科学设备。他站在技术前沿，领导着整整一个学科的发展。

……又是一个冬夜，我在实验室加班，旁的人大多都已离去，我守在加热炉旁注视着蒸馏瓶里液体的沸腾。齐申柯教授由他的实验室出来，和他的一名助手交谈着走向实验室大门。看见我，他没有停下来，却脱帽向我致意，把帽子举在头上，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着光，慈祥而友善。他曾鼓励我利用一切机会多多学习，好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我懂得他脱帽向一位异国后生点头致意的用意。我心里暖暖的，我感激他。我目送他走出大门，看他消失在门后……

想不到，他却永远消失得那么悲、那么凉，和他的辉煌的一生一世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两种消失反复交错着出现在我眼前，冲击着我，震撼着我，令我感伤，哎，泪下来了，模糊了我的双眼……

（原载199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梦 和 泪

梦是人生的一部分。

惯于把梦当作人生的一部分来描写的，有两位大作家，一位叫冰心，一位叫巴金。前者爱做美梦，后者爱做噩梦。

不管怎么说，人们由他们描写梦的文章里，知道了许多事和人；这些事和人曾经令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昼夜激动，思绪万千，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探索追求、苦难历程和爱憎情怀。

今秋，我去威海市开会，是一个有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作家学者参加的笔会，主题是“人与大自然”。会议期间有机会集体去刘公岛参观甲午海战纪念馆。参观之后，馆长要作家们题词。等人散得差不多了之后，我提笔悄悄地写了一小幅：

威海，你可知道，冰心曾为你流过多少泪！

搁下笔，抬头看陪我的接待者。我见他们一脸的疑惑，显然，都不大明白，怎么会写了这么一串字。

到会议结束的那天，会议主席让我也讲几句，我便说了我